

中 学 语 文 扩 展 读 物

文言文译释与赏析

传奇卷



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

目 录

柳毅传	〔唐〕李朝威(1)
南柯太宗传	〔唐〕李公佐(23)
谢小娥传	〔唐〕李公佐(42)
无双传	〔唐〕薛 调(51)
长恨传	〔唐〕陈 鸿(65)
昆仑奴	〔唐〕裴 铏(74)
京都儒士	〔唐〕皇甫氏(82)
却 要	〔唐〕皇甫枚(86)
流红记	〔宋〕张 实(89)
王 榭	〔宋〕无名氏(98)
李师师外传	〔宋〕无名氏(110)

柳 毅 传

〔唐〕李朝威

〔阅读提示〕

作者李朝威，生平事迹不详。

《柳毅传》是一篇爱情与侠义相结合的神话小说。内容写洞庭湖龙君的小女儿嫁给泾水龙王的次子，龙女在夫家遭受丈夫和公婆的虐待，落得荒野牧羊，雨打风吹的凄苦命运，苦不堪言。后来与柳毅相遇，柳毅替她带信给洞庭湖龙君，龙女终究得到解救。龙女牢记柳毅的恩情，发誓定要报答，后来二人之间经过一些曲折，终成夫妇。

这篇传奇，故事奇幻，想象优美，注重环境烘托，写得有声有色，极富浪漫主义色彩。其中人物性格刻画尤为出色，龙女婉顺温柔而多情，柳毅见义勇为、威武不屈，洞庭君稳重忠厚，钱塘君暴烈刚强，无不跃然纸上。故事中的情节，虽非人间所有，但蕴含着能为读者所领悟的优美的人间真情，因此作品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

这篇传奇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元代尚仲贤杂剧《洞庭湖柳毅传书》、明代黄惟楫《龙绡记》、清代李渔的《唇中楼》等传奇均取材于此。时至今日，“柳毅传书”、“龙女牧羊”

的故事还广为流传，柳毅故事还在许多剧种中演出。

作品以成仙作为结局，则流露出作者逃避现实的消极情绪。

〔原文〕

仪凤中^①，有儒生柳毅者，应举下第^②，将还湘滨。念乡人有客于泾阳者^③，遂往告别。至六七里，鸟起马惊，疾逸道左。又六七里，乃止。

见有妇人，牧羊于道畔。毅怪视之，乃殊色也。然而蛾脸不舒，巾袖无光，凝听翔立，若有所伺。毅诘之曰：“子何苦而自辱如是？”妇始楚而谢，终泣而对曰：“贱妾不幸，今日见辱问于长者。然而恨贯肌骨，亦何能愧避，幸一闻焉。妾，洞庭龙君小女也。父母配嫁泾川次子，而夫婿乐逸，为婢仆所惑，日以厌薄。既而将诉于舅姑，舅姑爱其子，不能御。迨诉频切，又得罪舅姑。舅姑毁黜以至此。”言讫，嘘唏流涕，悲不自胜。又曰：“洞庭于兹，相远不知其几多也？长天茫茫，信耗莫通，心目断尽，无所知哀。闻君将还吴，密通洞庭。或以尺书寄托侍者，未卜将以为可乎？”毅曰：“吾义夫也，闻子之说，气血俱动，恨无毛羽，不能奋飞。是何可否之谓乎！然而洞庭，深水也。吾行尘间，宁可致意耶？唯恐道途显晦，不相通达，致负诚托，又乖恳愿。子有何术，可导我耶？”女悲泣且谢，曰：“负载珍重，不复言矣。脱获回耗^④，虽死必谢。君不许，何敢言？既许而问，则洞庭之与京邑，不足为异也。”毅请闻之。女曰：“洞庭之阴，有大橘树焉，乡人谓之社橘。君当解去兹带，

束以他物，然后叩树三发，当有应者。因而随之，无有碍矣。幸君子书叙之外，悉以心诚之话倚托，千万无渝！”毅曰：“敬闻命矣。”女遂于襦间解书，再拜以进，东望愁泣，若不自胜。毅深为之戚。乃置书囊中，因复问曰：“吾不知子之牧羊，何所用哉？神祇岂宰杀乎？”女曰：“非羊也，雨工也。”“何为雨工？”曰：“雷霆之类也。”毅顾视之，则皆矫顾怒步，饮飧甚异^⑤。而大小毛角，则无别羊焉。毅又曰：“吾为使者，他日归洞庭，幸勿相避。”女曰：“宁止不避，当如亲戚耳。”语竟，引别东去。不数十步，回望女与羊，俱亡所见矣。

其夕，至邑而别其友。月余到乡。还家，乃访于洞庭。洞庭之阴，果有社橘。遂易带向树，三击而止。俄有武夫出于波间，再拜请曰：“贵客将自何所至也？”毅不告其实，曰：“走谒大王耳。”武夫揭水指路，引毅以进。谓毅曰：“当闭目，数息可达矣。”毅如其言，遂至其宫。始见台阁相向，门户千万，奇草珍木，无所不有。夫乃止毅，停于大室之隅，曰：“客当居此以伺焉。”毅曰：“此何所也？”夫曰：“此灵虚殿也。”谛视之，则人间珍宝，毕尽于此。柱以白璧，砌以青玉，床以珊瑚，帘以水精，雕琉璃于翠楣，饰琥珀于虹栋。奇秀深杳，不可殚言。

然而王久不至。毅谓夫曰：“洞庭君安在哉？”曰：“吾君方幸玄珠阁，与太阳道士讲《火经》，少选当毕。”毅曰：“何谓《火经》？”夫曰：“吾君，龙也，龙以水为神，举一滴可包陵谷。道士，乃人也。人以火为神圣，发一灯可燎阿房。然而灵用不同，玄化各异。太阳道士精于人理，吾君邀以听焉。”语毕而宫门辟。景从云合，而见一人，披紫衣，执青玉。夫跃曰：“此吾

君也！”乃至前以告之。君望毅而问曰：“岂非人间之人乎？”毅对曰：“然。”毅遂设拜，君亦拜，命坐于灵虚之下。谓毅曰：“水府幽深，寡人暗昧，夫子不远千里，将有为乎？”毅曰：“毅，大王之乡人也。长于楚，游学于秦^⑥。昨下第，闲驱泾水之浹^⑦，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，风环雨鬓，所不忍视。毅因诘之。谓毅曰：‘为夫婿所薄，舅姑不念，以至于此。’悲泗淋漓，诚怛人心。遂托书于毅。毅许之，今以至此。”因取书进之。洞庭君览毕，以袖掩面而泣曰：“老父之罪，不能鉴听，坐贻聋瞽^⑧，使闺窗孺弱，远罹构害。公，乃陌上人也，而能急之。幸被齿发，何敢负德！”词毕，又哀咤良久。左右皆流涕。时有宦人密侍君者，君以书授之，令达宫中。须臾，宫中皆恸哭。君惊谓左右曰：“疾告宫中，无使有声，恐钱塘所知。”毅曰：“钱塘，何人也？”曰：“寡人之爱弟。昔为钱塘长，今则致政矣^⑨。”毅曰：“何故不使知？”曰：“以其勇过人耳。昔尧遭洪水九年者，乃此子一怒也。近与天将失意，塞其五山。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，遂宽其同气之罪。然犹縻系于此，故钱塘之人，日日候焉。”

语未毕，而大声忽发，天拆地裂，宫殿摆簸，云烟沸涌。俄有赤龙长千余尺，电目血舌，朱鳞火鬣^⑩，项掣金锁，锁牵玉柱，千雷万霆，激绕其身，霰雪雨雹，一时皆下。乃擘青天而飞去。毅恐蹶仆地。君亲起持之曰：“无惧。固无害。”毅良久稍安，乃获自定，因告辞曰：“愿得生归，以避复来。”君曰：“必不如此。其去则然，其来则不然。幸为少尽缱绻^⑪。”因命酌互举，以款人事^⑫。

俄而祥风庆云，融融怡怡，幢节玲珑，箫韶以随。红妆千万，笑语熙熙。后有一人，自然蛾眉，明珰满身，绛轂参差。迫而视之，乃前寄辞者。然若喜若悲，零泪如丝。须臾，红烟蔽其左，紫气舒其右，香气环旋，入于宫中。君笑谓毅曰：“泾水之囚人至矣。”君乃辞归宫中。须臾，又闻怨苦，久而不已。

有顷，君复出，与毅饮食。又有一人，披紫裳，执青玉，貌耸神溢，立于君左，君谓毅曰：“此钱塘也。”毅起，趋拜之。钱塘也尽礼相接，谓毅曰：“女侄不幸，为顽童所辱。赖明君子信义昭彰，致达远冤。不然者，是为泾陵之土矣。飡德怀恩^⑬，词不悉心^⑭。”毅拂退辞谢，俯仰唯唯。然后回告兄曰：“向者辰发灵虚，已至泾阳，午战于彼，未还于此。中间驰至九天，以告上帝。帝知其冤，而宥其失。前所遣责，因而获免。然而刚肠激发，不遑辞候。惊扰宫中，复忤宾客。愧惕惭惧，不知所失。”因退而再拜。君曰：“所杀几何？”曰：“六十万。”“伤稼乎？”曰：“八百里。”“无情郎安在？”曰：“食之矣。”君怆然曰：“顽童之为是心也，诚不可忍。然汝亦太草草。赖上帝显圣，谅其至冤。不然者，吾何辞焉。从此已去，勿复如是。”钱塘复再拜。是夕，遂宿毅于凝光殿。

明日，又宴毅于凝碧宫。会友戚，张广乐，具以醪醑，罗以甘洁。初，笳角鼙鼓，旌旗剑戟，舞万夫于其右。中有一夫前曰：“此《钱塘破阵乐》。”旌铙杰气，顾骤悍栗，坐客视之，毛发皆竖。复有金石丝竹，罗绮珠翠，舞千女于其左。中有一女前进曰：“此《贵主还宫乐》。”清音宛转，如诉如慕，坐客听之，不觉泪下。二舞既毕，龙君大悦，锡以纨绮，颁于舞人。然后

密席贯坐，纵酒极娱。酒酣，洞庭乃击席而歌曰：“大天苍苍兮，大地茫茫。人各有志兮，何可思量。狐神鼠圣兮，薄社依墙。雷霆一发兮，其孰敢当？荷贞人兮信义长，令骨肉兮还故乡。齐言惭愧兮何时忘！”洞庭君歌罢，钱塘君再拜而歌曰：“上天配合兮，生死有途。此不当妇兮，彼不当夫。腹心辛苦兮，泾水之隅。风霜满鬓兮，雨雪罗襦。赖明公兮引素书，令骨肉兮家如初。永言珍重兮无时无^⑩。”钱塘君歌阕^⑪，洞庭君俱起，奉觞于毅。毅踟躇而受爵^⑫，饮訖，复以二觞奉二君。乃歌曰：“碧云悠悠兮，泾水东流。伤美人兮，雨泣花愁。尺书远达兮，以解君忧。哀冤果雪兮，还处其休。荷和雅兮感甘羞。山家寂寞兮难久留。欲将辞去兮悲绸缪^⑬。”歌罢，皆呼万岁。洞庭君因出碧玉箱，贮以开水犀；钱塘君复出红珀盘，贮以照夜玳，皆起进毅。毅辞谢而受。然后宫中之人，咸以绡彩珠璧，投于毅侧，重叠焕赫，须臾埋没前后。毅笑语四顾，愧揖不暇，洎酒阑欢极，毅辞起，复宿于凝光殿。

翌日，又宴毅于清光阁。钱塘因酒作色，踞谓毅曰：“不闻猛石可裂不可卷，义士可杀不可羞耶？愚有衷曲，欲一陈于人。如可，则俱在云霄；如不可，则皆夷粪壤。足下以为何如哉？”毅曰：“请闻之。”钱塘曰：“泾阳之妻，则洞庭君之爱女也。淑性茂质，为九姻所重。不幸见辱于匪人。今则绝矣。将欲求托高义，世为亲戚，使受恩者知其所归，怀爱者知其所付，岂不为君子始终之道者？”毅肃然而作，欷然而笑曰：“诚不知钱塘君孱困如是！毅始闻跨九州，怀五岳，泄其愤怒；复见断金锁，掣玉柱，赴其急难。毅以为刚决明直，无如君者。盖犯之

者不避其死，感之者不爱其生，此真丈夫之志。奈何箫管方洽，亲宾正和，不顾其道，以威加人？岂仆之素望哉！若遇公于洪波之中，玄山之间，鼓以鳞须，被以云雨，将迫毅以死，毅则以禽兽视之，亦何恨哉！今体被衣冠，坐谈礼义，尽五常之志性，负百行之微旨，虽人世贤杰，有不如者，况江河灵类乎？而欲以蠢然之躯，悍然之性，乘酒假气，将迫于人，岂近直哉！且毅之质，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间，然而敢以不伏之心，胜王不道之气。惟王筹之！”钱塘乃逡巡致谢曰：“寡人生长宫房，不闻正论。向者词述疏狂，妄突高明。退自循顾，戾不容责^⑩。幸君子不为此乖间可也。”其夕，复欢宴，其乐如旧。毅与钱塘遂为知心友。

明日，毅辞归。洞庭君夫人别宴毅于潜景殿。男女仆妾等悉出预会。夫人泣谓毅曰：“骨肉受君子深恩，恨不得展愧戴，遂至睽别。”使前泾阳女当席拜毅以致谢，夫人又曰：“此别岂有复相遇之日乎？”毅其始虽不诺钱塘之请，然当此席，殊有叹恨之色。宴罢，辞别，满宫凄然。赠遗珍宝，怪不可述。毅于是复循途出江岸，见从者十余人，担囊以随，至其家而辞去。毅因适广陵宝肆^⑪，鬻其所得，百未发一，财已盈兆。故淮右富族，咸以为莫如。遂娶于张氏，亡。又娶韩氏，数月，韩氏又亡。徙家金陵^⑫。常以鰥旷多感，或谋新匹。有媒氏告之曰：“有卢氏女，范阳人也。父名曰浩，尝为清流宰。^⑬晚岁好道，独游云泉，今则不知所在矣。母曰郑氏。前年适清河张氏，不幸而张夫早亡。母怜其少，惜其慧美，欲择德以配焉。不识何如？”毅乃卜日就礼。既而男女二姓，俱为豪族，法用礼

物，尽其丰盛。金陵之士，莫不健仰。居月余，毅因晚入户，视其妻，深觉类于龙女，而逸艳丰厚，则又过之。因与话昔事。妻谓毅曰：“人世岂有如是之理乎？”

经岁余，有一子。毅益重之。既产，逾月，乃秣饰换服，召毅于帘室之间，笑谓毅曰：“君不忆余之于昔也？”毅曰：“夙非姻好，何以为忆？”妻曰：“余即洞庭君之女也。泾川之冤，君使得白。衔君之恩，誓心求报。洎钱塘季父论亲不从，遂至睽违，天各一方，不能相问。父母欲配嫁于濯锦小儿某^②，遂闭户剪发，以明无意。虽为君子弃绝，分见无期，而当初之心，死不自替。他日父母怜其志，复欲驰白于君子。值君子累娶，当娶于张，已而又娶于韩。迨张、韩继卒，君卜居于兹，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报君之意。今日获奉君子，咸善终世，死无恨矣。”因呜咽，泣涕交下。对毅曰：“始不言者，知君无重色之心；今乃言者，知君有感余之意。妇人匪薄，不足以确厚永心，故因爱君子，以托相生。未知君意如何？愁惧兼心，不能自解。君附书之日，笑谓妾曰‘他日归洞庭，慎无相避。’诚不知当此之际，君岂有意于今日之事乎？其后季父请于君，君固不许。君乃诚将不可邪，抑忿然邪？君其话之！”毅曰：“似有命者。仆始见君子，长泾之隅，枉抑憔悴，诚有不平之志。然自约其心者^③，达君之冤，余无及边。以言‘填勿相避者’者，偶然耳，岂有意哉！洎钱塘逼迫之际，唯理有不可直，乃激人之怒耳。夫始以义行为之志，宁有杀其婿而纳其妻者邪？一不可也。某素以操贞为志尚，宁有屈于己而伏于心者乎？二不可也。且以率肆胸臆，酬酢纷纶^④，唯直是图，不遑避害。然

而将别之日，见君有依然之容，心甚恨之^⑤。终以人事扼束，无由报谢。吁，今日，君，卢氏也，又家于人间，则吾始心未为惑矣。从此以往，永奉欢好，心无纤虑也。”妻深感娇泣，良久不已。有顷，谓毅曰：“勿以他类，遂为无心，固当知报耳。夫龙寿万岁，今与君同之。水陆无往不适。君不以为妄也？”毅嘉之曰：“吾不知国客乃复为神仙之饵。”乃相与覲洞庭^⑥。既至，而宾主盛礼，不可具纪。

后居南海，仅四十年，其邸第、舆马、珍鲜、服玩，虽侯伯之室，无以加也。毅之族咸遂濡泽^⑦。以其春秋积序^⑧，容状不衰，南海之一，靡不惊异。洎开元中^⑨，上方属意于神仙之事，精索道术。毅不得安，遂相与归洞庭。凡十余岁，莫知其迹。

至开元末，毅之表弟薛嘏为京畿令^⑩，谪官东南。经洞庭，晴昼长望，俄见碧山出于远波，舟人皆侧立^⑪，曰：“此本无山，恐水怪耳。”指顾之际，山与舟相遇，乃有彩船自山驰来，迎问于嘏。其中有一人呼之曰：“柳公来候耳。”嘏省然记之，乃促至山下，摄衣疾上。山有宫阙如人世，见毅立于宫室之中，前列丝竹，后罗珠翠，物玩之盛，殊倍人间。毅词理益玄，容颜益少。初迎嘏于砌，持嘏手曰：“别来瞬息，而发毛已黄。”嘏笑曰：“兄为神仙，弟为枯骨，命也。”毅因出药五十丸遗嘏，曰：“此药一丸，可增一岁耳。岁满复来，无久居人世以自苦也。”欢宴毕，嘏乃辞行。自是已后，遂绝影响^⑫。嘏常以是事告于人世。殆四纪^⑬，嘏亦不知所在。

陇西李朝威叙而叹曰^⑭：五虫之长^⑮，必以灵著，别斯见矣。人，裸也，移信鳞虫。洞庭含纳大直，钱塘迅疾磊落，宜有

承焉。嘏咏而不载，独可邻其境。愚义之，为斯文。

〔注释〕

①仪凤：唐高宗李治年号（六七六——六七八）。②应举下第：到京师应试没有考取。唐时京师在长安（今陕西省西安市）。③泾阳：今陕西省三原县，在长安北、泾河北岸。④脱：倘或。⑤则皆二句：形容矫健之态，不同于羊。矫顾怒步，犹言高视阔步。𪔐（hé），咬。⑥游学于秦：指到长安应举事。长安，古时曾属秦国，故云。⑦俟：水边。⑧不能鉴听，坐贻聋瞽：不加考察，听信人言，因而就成为像聋子、瞎子一样无知。鉴听，听信不疑。⑨致政：辞职，不再做官。⑩火鬣（liè）：火红色的鬣毛。鬣，兽类颈上的长毛。⑪缱（qiǎn）绻（quǎn）：深厚缠绵的情意。⑫以款人事：以尽款待宾客之礼。⑬飧：同“享”。⑭词不悉心：言辞不能完全表达心愿。⑮无时无：任何时候都是如此。⑯阙（què）：曲终。⑰蹶（cù）蹐（jī）：恭敬而不安的样子。⑱悲绸缪：悲思缠绵，表示恋恋不舍。绸缪，缠绵。⑲戾不容责：意为罪大，非责罚所能了事。⑳广陵：今江苏省扬州市。㉑金陵：今江苏省南京市。㉒清流：清流县（今安徽省滁县）。㉓濯锦小儿，指濯锦江龙君之子。濯锦江即锦江，为四川岷江支流，流经成都市一带。相传古时以水濯锦，故名。㉔约：克制。㉕酬酢纷纶：应答时很杂乱。酬酢，应对。㉖恨之：对此懊恨。㉗覲（jìn）：朝见。㉘咸遂濡泽：都受到恩惠。㉙春秋积序：一年复一年。㉚开元：唐玄宗李隆基年号。㉛京畿令：指京兆府所属县的县令。㉜侧立：侧身而立，表示

恐惧貌。③绝影响：再也看不到柳毅的踪影。影响，指音容。
④纪：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。⑤陇西：郡名，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。李姓为唐时陇西的望族，不一定是作者李朝威的籍贯。
⑥五虫：古时统称动物为虫：毛虫之精者曰麟，羽虫之精者曰凤，介虫之精者曰龟，鳞虫之精者曰龙，裸虫之精者曰人。

〔译文〕

唐朝仪凤年间，有个读书人叫柳毅，由于科举考试落榜，将要回到湘水边去。他想起一个旅居在泾阳的同乡，于是去向他表示告别。行了六七里路，突然有鸟飞起惊了马，马在路旁狂奔；又跑了六七里，才停下来。

柳毅看见有一个妇人，在路边放羊。柳毅很惊诧地看她，原来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女郎。然而她却蛾眉紧锁，愁容不展，衣衫破旧，站立在那里凝神静听，好像在等待什么。柳毅问她说：“你为何这般苦恼，把自己折磨到如此地步？”妇人这才悲哀地道谢，停止了哭泣而答道：“贱妾不幸，今天承蒙先生屈尊下问。但是我的忿恨深入骨髓，又怎能羞愧而回避。希望你听一听吧。我，是洞庭湖龙君的小女儿。父母把我许配嫁给泾水龙王的次子，丈夫整日沉醉于乐逸，被婢女仆人所诱惑，一天天讨厌薄待我。我后来将这事告诉公公婆婆，公婆偏爱他们的儿子，不能管住他。等到我连续诉说了几次，又得罪了公婆，公婆就罚我以至到了今天这地步。”说完，抽噎流泪，悲痛得不能自控。接着又说：“洞庭湖距离这里，相隔不知道有多远？长空茫茫，音讯不通，心碎眼穿，父母却不知女儿的苦

衷。听说你将要回到江南，靠近洞庭。我想写一封信托你的随从带去，不知这样做可以吗？”柳毅说：“我，是个侠义男儿，听了你说的话，气血都涌动起来了，只恨没有翅膀，不能奋飞前去。哪还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說法呢！可是，洞庭是个深水大湖。我行走在人世间，怎能给你捎信呢？只怕幽明路隔，不能相通，以致对不住你真诚的托付，又违背了恳切的心愿。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引导我么？”龙女哭泣着道谢说：“感激不尽，望多珍重，我也不再说什么了。倘若得到了回音，即使是死了也定要感谢你。你不答应，我怎么敢说？已经答应而下问，那么洞庭和京城之间，说不上有什么差异。”柳毅请求她告知。龙女说：“洞庭湖的南面，有一棵大橘树，当地人称为社橘。你可解下这根腰带，系上其他东西，然后敲树三下，就会有人答应。你于是跟着他走，就不会有阻碍了。希望仍然除了代转书信外，还要把我内心的话全部拜托传去，一定不要有什么改变！”柳毅说：“当从尊命。”龙女于是从短袄里拿出书信，拜了两拜递上，然后向东远望，悲伤地哭泣，好像已支持不住了。柳毅也从内心深处为她而伤心。于是把信放进囊中，转而又问道：“我不明白你放羊，有什么用处？神灵难道也宰杀牲畜吗？”龙女说：“不是羊，是雨工呀。”柳毅问：“什么是雨工？”龙女答道：“属于雷霆之类。”柳毅回头看它们，都是昂首阔步，喝水吃草的样子很特别，但大小毛角，却和其它的羊没有差别。柳毅又说：“我替你当使者，你以后回到洞庭，希望不要回避我。”龙女说：“岂但不回避，还要像亲戚一样相待呢。”话说完后，柳毅告别向东而去。没走几十步，回头看龙女和

羊，全都不见了。

这天晚上，柳毅到了泾阳县告别了朋友。一个多月后，到了家乡。回到家中，便到洞庭湖边去寻访。洞庭的南边，果然有一棵大橘树。于是解下腰带对着树，敲了三次才停止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个武士从水波中出来，拜了两拜询问道：“贵客从哪里来？”柳毅并没有把真情告诉他，只说：“前来求见大王。”武士便分开水波指引道路，带着柳毅进去。他对柳毅说：“闭上眼睛，很快就可以到了。”柳毅遵照他的话，便来到龙宫。这才看到亭台楼阁遥遥相对，千门万户，奇花异木，应有尽有。武士让柳毅站住，停在一所大宫室的角上，说：“客人要留在这里等候着。”柳毅说：“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武士说：“这是灵虚殿。”柳毅仔细观看，只看见人间珍宝，全都汇聚在这里。廊柱用白玉建成，台阶用青玉砌成，床用珊瑚制作，帘用水晶串成，绿色的门楣上镶嵌着琉璃，彩虹般的房梁上装饰着琥珀。奇妙灵秀深远，无法说尽。

然而龙王久久不来，柳毅对武士说：“洞庭君在哪里呢？”武士答道：“我家君主刚驾临玄珠阁，和太阳道士一同研究《火经》，稍等片刻就会结束。”柳毅问：“什么叫《火经》？”武士说：“我家君主是龙。龙靠水显神通，喷一滴水就可以淹没丘陵山谷。道士却是人。人靠火显神圣，点一盏灯就可以烧毁阿房宫。然而水火妙用不同，神奇变幻也各有巧妙之处。太阳道士精通人道，我家君主邀请他来听他谈用火之道呢。”话音刚落，宫门就打开了。随从人员犹如云雾环绕，内有一人，披着紫衣，拿着青玉圭。武士跳起来说：“这就是我家君主。”便上

前去报告柳毅的到来。洞庭君看着柳毅而问道：“难道你不是人间的人么？”柳毅答道：“是的。”柳毅于是拜见，洞庭君还了礼，让柳毅坐在灵虚殿下面。然后对柳毅说：“水府幽深，寡人不明，先生不辞千里之劳前来，有什么事情呢？”柳毅答道：“我是大王你的同乡。生长于楚地，游学于秦地。前些日子落榜，偶然到泾水边去走走，看见大王的爱女在荒野牧羊，风吹雨打鬓发凌乱，令人目不忍睹。我因此问起她，她对我说：‘我被丈夫虐待，公婆不顾念我，因此落到这个地步。’悲痛得泪流满面，确实令人伤心。于是她托付我捎一封信。我答应了，今天因为这事到这里来了。”说完，取出信递了上去。洞庭君看完信，用袖子掩着脸哭着说：“这是我当父亲的罪过，不能了解情况，我如同聋子瞎子一样，使得闺房里的柔弱女儿，在远方遭到残害。先生本来是陌路相逢的人，却能急人之难。我在有生之年，怎能忘了先生的恩德！”说完，又哀伤叹息了许久。身边的人都流下了眼泪。当时有个贴身侍奉洞庭君的宦官在场，洞庭君把书信交给他，让他送进宫中。不一会儿，宫中全都失声痛哭。洞庭君大惊，对身边的人说：“赶快去告诉宫内，不要有哭声，恐怕钱塘得知此事。”柳毅说：“钱塘是何人呢？”洞庭君答道：“是我的爱弟。从前是钱塘江君主，如今已罢职了。”柳毅说：“为什么要不让他知道呢？”洞庭君说：“因为他勇猛过人。从前尧遭到九年的洪水泛滥，就是他一怒之下造成的。近来和天将不和，水淹了五岳。上帝因为我古往今来稍有功德，于是宽恕了我同胞兄弟的罪过。但仍然拘禁在这里，所以钱塘的人，天天都在等待他回去。”

话声未落，忽然一声巨响，如天崩地裂，宫殿摆动，云烟翻滚。一会儿有条身长一千多尺的赤龙，电样的目光，血色的舌头，红色的鳞片，火一般色彩的鬃毛，颈项上锁着金锁，锁上连着玉柱，千万道雷霆，激射环绕着全身，冰雹雨雪，一时间都飞泄而下。于是冲破青天飞走了。柳毅吓得扑倒在地，洞庭君亲自扶起他说：“不要怕。没有什么关系。”柳毅过了许久才稍稍安定些，然后恢复正常，于是告辞说：“希望能活着回去，以免他再来。”洞庭君说：“一定不会这样。他离开时是这样，他回来时就不是这样了，请容我稍尽情谊。”于是命令设宴摆酒，让大家一起举杯，以尽款待客人的礼节。

一会儿凉风习习，祥云霭霭，旌旗等仪仗玲珑精美，乐队跟随于后。美女千万，说说笑笑欢快异常。其后有一人，秀目蛾眉天生丽质，满身缀着明珠，丝绸的衣服交错有致。靠近细看，就是前些日子托他传话的人。但像又喜又悲，泪落如丝。不久，红色的烟雾和紫色的云气在她身边升腾翻滚，香气环绕，进入宫中。洞庭君笑着对柳毅说：“泾水的囚犯来了。”洞庭君便告辞回到宫里。一会儿，又听到哀怨和哭诉的声音，久久不停。

过了不久，洞庭君重新出来，与柳毅一同饮酒。又有一个人，披着紫色衣裳，拿着青玉圭，容貌不凡，神采四溢，站在洞庭君左边。洞庭君对柳毅说：“这就是钱塘君。”柳毅起身，赶忙上前拜见。钱塘君也以礼相还，对柳毅说：“侄女不幸，被顽劣的小子凌辱。全靠君子信义昭著，把她在远方遭受的冤屈告诉了我们。如果不是如此，她就变成泾水岸上的黄土了。